

基督君王

聖施禮華在《基督剛經過》這一本書中，於1970年11月22日基督君王節題為《基督君王》的講道。

2023年11月24日

—— 基督的反對派

—— 世界之主

—— 祂在我們靈魂內統治

—— 以服務來統治

—— 以基督為一切人類活動的中心

—— 個人的自由

—— 天主兒女般的寧靜

—— 天主的天使

教會的禮儀年度即將結束，祭台上舉行的聖祭再次向聖父獻上犧牲的祭獻——基督的祭獻，正義仁愛和平的祭獻，正如我們馬上要念到的頌謝詞所指出的。 [1]

你們一想到我主神聖的人性，心靈頓時湧現無限喜樂。祂是一位有血肉之心的君王，一位有着我們同樣的人心的君王。祂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，但對我們毫不作威作福，卻默然出示傷痕，哀求我們稍給祂一些愛心。

那麼為甚麼還有這麼多人不認識祂呢？為甚麼我們還聽到那些無情冷酷

的抗議：「我們不願意這人為王統治我們」呢？[2] 世上億萬人都這樣拒絕耶穌。或許他們拒絕的是祂的影子，因為他們不認識基督其人。他們從未瞻仰過祂的豐采儀容，從未領教過祂的卓絕訓導。這種可悲狀況，令我痛心，真要向我主痛作補贖。當我聽到那不休止的叫囂時——多數表現為醜行多於惡語——真感到有必要大聲高呼：「基督必須為王！」[3]

基督的反對派

許多人不願接受基督必將為王的真理。他們千方百計地反對祂：用他們處世理事待人接物的態度，用他們對待社會人文，道德風化，文化藝術的觀點做法，來反對基督。甚至在教會本身內部！聖奧思定說：「我並不是指那些無聊之輩用口舌來褻瀆基督，我是指還有很多人用他們的醜行來褻瀆基督。」[4]

某些人甚至深惡痛絕「基督君王」一詞。他們對這詞彙大興天真無知的責

難之師，似乎基督的王祚竟能用政治術語來加以領略的。否則他們便乾脆否認基督為王，因為一承認祂的王位，便涉及要接受祂的王法。王法嘛，那是接受不得的，哪怕就是美好的愛德律也不例外，因為他們拒絕向天主的愛伸出自己的手來。他們處心積慮只是為自己的私利鑽營而已。

多年來，我主催迫我重複着一個無聲的吶喊：，「我願服務(Serviam)！」讓我們求祂加強我們的捨己為人的決心，忠心耿耿地響應祂的召喚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隨遇而安地服務，不矯柔造作，不大吹大擂。讓我們從心底感謝祂。我們要以臣民和子女的身份向祂祈禱！我們嘴裏將充滿乳蜜。一談到天主的神國便喜從中來。這個神國是自由之國，是基督為我們贏得的自由。 [5]

世界之主

這基督，這位我們目睹祂誕生於白冷的可愛的聖嬰，就是宇宙之主。天上

地下萬有都是祂造化的。祂使萬有同聖父重歸於好。祂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的鮮血，重建了天地之間的和平。

[6] 今天，基督坐於聖父之右為王。我主升天後，門徒們仍仰望着天空。兩位白衣天使向他們說：「加里肋亞人！你們為甚麼站着望天呢？這位離開你們，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穌，你們看見他怎樣升了天，也要怎樣降來。」[7]⁷ 世上帝王無不因祂而得以掌權 [8]。但帝王，即人間的當政者，壽命不長。基督的國則「萬世無疆」[9] 「祂的主權永遠常存，祂的王國世世常在。」[10]

基督的國不只是一種修辭說法。基督生活着，與人無異地生活着，祂依舊有着降生成人所取的同一軀體，依舊有着死而復活與聖言結合並懷有一顆人心的同一軀體。真天主亦真人的基督生活着，統治着。祂是宇宙之主。一切生存的萬物全賴祂的維持而存在。那麼祂為甚麼不向我們顯示祂的光榮威嚴呢？因為祂的國「不屬於這

個世界」[11]，雖然是在這個世界之中。耶穌回答比拉多道：「我是君王。我為此而生，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，為給真理作證：凡屬於真理的，必聽從我的聲音。」[12]凡是期望默西亞掌握現世有形權力者，必犯大錯。「天主的國並不在於吃喝，而在於義德、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。」[13]聖神內的是真理與正義，和平與喜樂。這才是基督的神國：即救人的天主的義舉，即在人類歷史告終，我主自高天降來審判萬民之時方才臻於大成的天主的義舉。

基督在世上開始傳教時，並沒有提出甚麼政治主張來。祂說：「你們悔改罷！因為天國臨近了。」[14]祂委任門徒們宣講這個好消息[15]，並教他們祈求天國的臨格[16]。天主的國及其正義即是聖德的生活，是我們必須首先追求贏得的，[17]是唯一真正必要的東西[18]。

我主宣講的救恩，是向每一個人發出的邀請：「一個國王，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。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宴。」[19] 因此我主指出：「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。」[20] 人人都能沾得救恩，只要他自願響應基督的要求：重生，[21] 在簡樸的精神中做天主的兒女，[22] 力戒把我們與天主隔離的事物。[23] 耶穌所要的是實際行動，而不單是口頭空話。[24] 祂要我們下定決心全力以赴，因為只有全力爭取的人才能贏得永恆的嗣業。

[25]

祂的神國不在世界上達到極盛。得救還是永罰不在現世定論。卻如撒種，[26] 却如一粒芥子的苗長，[27] 到最後，卻如撒在海裏的網，網羅各種的魚——網一滿了，人就拉上岸來，按照各自生活品行的善惡而分揀開來。[28] 不過，只要我們還活在人世，天國卻如一團酵母。一位婦女把它揉在三倍的麵粉裏，於是整個麵糰便發酵膨脹了起來。[29]

誰若弄懂了基督所提出的神國，必會看到它值得我們孤注一擲去贏過來，必會看到它就如商人傾售家產去換來的珍珠，必會看到它就如地下埋有寶藏的那塊田地。 [30] 天國得之不易。沒有人能保證穩操勝券 [31]。但是一個悔罪的死囚謙卑的哀呼，卻能打開它的大門。與耶穌同時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犯之一，向祂求道：「主，當你來為王時，請你紀念我！」耶穌回答他道：「我實在告訴你：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。」 [32]

祂在我們靈魂內統治

我主我天主，你多偉大！是你給我們的生命以超性的意義和神性的生機。由於你對聖子的愛情，你竟使我們全命全身全靈地宣誓：「祢必統治！」我們雖這樣宣講，但本身底子還是十分軟弱的。你深知我們不過是泥捏的受造物^[33]，多麼可憐的受造物！不僅是泥足泥腿，而且泥心泥頭。唯有依靠你，我們才能有神性的生命。

基督必須首先在我們靈魂內統治。不過，假若祂問我們：「你們怎樣做才能讓我到你們心中來統治呢？」我們該怎樣回答呢？我會答道：我需要祂的大量聖寵。只有這樣，我的每一次心跳，我的一盼一顧，我的一言一咳，我的最基本平常的感覺，都會轉化成歌頌基督君王的萬壽無疆。

我們若要擁戴基督為王，就必須言行一致，貫徹始終；就必須首先把整個心靈獻給祂。不這樣做而大談基督神國，只是紙上談兵，言之無物。我們的行為就沒有基督徒真正的實質。不過是裝扮得若有信德，其實信德全無。我們不過在妄用天主聖名圖謀私利而已。

若耶穌統治在我的靈魂以及你們的靈魂內，意味着祂在我們靈魂內找安逸的居所的話，那末我們就完全沒有理由感到頹喪。相反，「熙雍女子，不要害怕！看，你的君王騎着驢駒來了。」^[34] 看見沒有？耶穌竟以一頭卑

微的畜牲為王座。我不知道你們怎樣。我個人並不以承認自己在我主眼中不過是一頭駄重的畜牲為恥。「在你面前我像是一頭畜牲，時刻同你在一起，你牽着我的右手，」^[35] 你牽着我的轡繩。

現在這時代，驢子剩下不多了。不過請你們試試，回憶一下牠的模樣。不是那種趁你不備踢你一腳的老於世故，頑固蹩扭和狡猾狠毒的驢子，而是一頭年幼的驢駒，雙耳像天線那樣翹得高高的。它吃得簡簡單單，做起工來勤勤懇懇，跑起路來又快又歡。天下有成千上萬的畜牲，長得更俊俏，更機靈健壯。但是當基督面對群眾歡呼擁戴祂為王的時候，祂卻挑選一頭驢駒作乘騎。因為耶穌不屑於苛求細算，不屑於趾高氣揚，不屑於心狠手辣，不屑於效顰獻媚。祂所喜愛的是青春之心的明朗歡快，是向前跨出的普通一步，是真情流露的呼聲，是純潔明淨的雙眸，是對祂苦口婆心

的虛心領教。此即基督在人靈內的統治之道。

以服務來統治

我們若讓基督在心靈中統治，就不會變得專斷獨行，唯我獨尊。相反，會甘心為眾人服務。我多麼愛「服務」這個詞語！為我的君王服務，並通過祂為一切因祂聖血而得到救贖的人們服務。但願基督徒都能懂得怎樣服務，因為唯有通過服務我們才能認識和熱愛基督，並使他人認識和熱愛基督。我們如何把基督介紹給人靈呢？用我們的好榜樣。藉為基督作出真心誠意的服務，我們便在一舉一動中成為祂的見證，因為祂是我們整個生命之主，是我們生存的唯一而終極的原由。我們一旦作出這樣的服務的見證，便能用言教來開導別人了。基督本人就是這般做的。「祂所行所教」^[36]，祂先用行動的身教，再用天主的言教。

我們若要為基督而服務眾人，就應當深通人情。我們的生活若是不近人情，天主便無從在我們生活的基礎上建造經營。因為天主通常不會在雜亂無章，自私自利或空虛浮泛的基礎上進行建樹。我們必須諒解眾人，必須與眾人和睦相處，必須寬恕原諒所有的人。我們切不可指非義為義，切不可指得罪天主為不得罪天主，切不可指邪為正。面對邪惡的挑戰，我們絕不以惡報惡，卻要以真理善行相報，把邪惡淹沒於淼淼浩瀚的良善中。^[37]此即基督在我們以及在我們周圍人們心靈中的統治之道。

某些人自己心中無天主之愛，卻想在世界上建立和平。這怎麼可能建立和平呢？基督的和平，即是基督神國的和平，而我主的神國是以修德成聖的願望，接受聖寵的虛心，伸張正義的努力與天主聖愛的傾注為基礎的。

以基督為一切人類活動的中心

這是辦得到的；這不是幻想；只要我們決定心懷天主之愛！我主手足被釘高懸於十字架上而救贖了世界，修復了天主與人類之間的和平。耶穌提醒我們說：「至於我，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，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。」

^[38] 祂是在說：如果你們時時刻刻盡本份，事不分巨細，一概克勤克勉，你們便是把我奉作一切人類活動的中心，我便會吸引萬有來歸向我。我的神國便會在你們中間實現！

我主還是要我們拯救人類與整個受造界——拯救我們的這個世界，這個美好的世界，因為它原是天主造化的大好世界。當初亞當的罪，人類驕傲的罪，破壞了受造萬物天賦的神聖和諧。但是天主聖父在時間滿全時，派遣了祂的唯一聖子，藉聖神的德能，從童貞瑪利亞取得人身，降生成人，重建和平。人類因此從罪惡中被救贖出來，「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」^[39]，得以分享天主的親密生活。於是新人類，天主新領嗣的子女^[40]，得以

把整個宇宙從紊亂失調中解放出來，在基督內修復萬有，如與天主言歸於好。

實現基督的神國，消滅仇恨暴行，使普世全球沐浴於仁愛的甘脂靈膏中，乃是基督向我們發出的號召，乃是我們的使徒工作，乃是我們心頭殫精竭慮的宿願。讓我們懇求我們的君王使我們在修復殘破，挽救淪亡，整頓混亂，指引迷途返正，重建萬有和諧的神聖使命中，^[41]能夠做到齊心協力，謙虛勤懇，熱情激昂。^[42]

擁抱基督信仰即是志在繼承基督在世的使命。我們人人應當成為*alter Christus, ipse Christus*：即成為另一基督，成為基督其人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方才能肩負起這個偉大而持久的任務，即從內部去聖化一切世俗結構，把救贖的酵母揉進一切世俗結構。

我向來不談政治。我不贊成在俗的熱心教友組織政治性的宗教運動。那樣做是發神經病，不管動機是想把基督

精神滲入人的一切活動也罷。我們所要做的，是把天主放進每一人的心坎裡，不管他是誰。換言之，每一個基督徒，都應在各自的處境中，用自己的榜樣和言語，為信仰作見證；而他的處境則取決於他在教會中，在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，以及他所持續經歷的各種事件。

單憑是人這一事實，基督徒就有充分權利生活在世界上。只要他讓基督生活並統治在他心中，他就能感到，而且強烈地感到我主的救贖功能從他的所作所為中發揮出來；而且這與他的行業無關，與他的社會地位的「高」或「低」無關。因為人視為重大的成就，在天主眼中卻分文不值；我們以為是微不足道或不甚了了的，在基督的標準中卻可能是登峰造極的聖德與貢獻。

個人的自由

基督徒工作時，不可避重就輕，不可降低世俗事務本身固有的價值。如果

把「降福一切人類活動」一語理解為糟塌或忽視它們內在的品質，我就寧可不再用這句子了。我個人素不欣賞給人的普通活動掛上一個招牌，或貼上一張說明標簽。儘管我尊重反對意見，但是還是感到這種貼標簽的做法，未免是妄用信德神聖名義。有證據指出：「天主教」這個標簽，竟被人用來合法化某些不合人之常情的活動與行徑。

除罪以外，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，因為是我主所造的。因此，力求戒避罪惡取悅天主的基督徒，應當同其他公民肩並肩一起，獻身於一切人間的工作；應當捍衛由人類尊嚴衍生的一切價值。

其中有一項價值，尤其應當特別珍惜，即個人的自由。基督徒唯有捍衛他人的個人自由——包括與生俱有的責任——才能保衛自己的個人自由而不失人與基督徒的完整品格。我要不厭其煩地講：我主無償地賜給我

們一個超性恩典，即聖寵；又賜給我們一個本性的奇恩，即個人的自由。為了避免把這個奇恩降低為放縱，我們應當發展完整的品格，力求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天主的法律，因為主的神在那裏，那裏就有自由。[43]

基督的神國是自由之國。那裡只有一種奴隸，就是為了愛天主而自由約束自己的人。這是多麼有福的自由奴役啊！它使我們獲得自由。若無自由，我們就無從響應聖寵。若無自由，我們就不能用最超性的理由——因為我們要——而自由地獻身於我主。

你們聽眾中有些人認識我已有多年。你們可以證明：我一生時間都用於宣講個人自由，宣講帶有個人責任的個人自由。天涯海角，踏破鐵鞋，我到處尋找自由，而且繼續在尋找，就如迪奧杰尼斯試圖尋找一位正人君子一樣。我變得一天比一天更愛它。世間萬物中，我唯它最愛。它是一座寶藏，我們還遠遠不夠賞識它的價值。

我之談論個人自由，並不是用它作藉口來討論其它正當的問題——那一類問題不屬於我的司鐸專長範圍。我知道討論世俗時事是俗權民政方面的事，我不宜插嘴置喙。這一類問題，我主留給世人自己去自由而心平氣和地去討論。我也知道：司鐸開口說話，不應當涉及人群政党之間的分歧糾紛。司鐸開口說話只是引導人靈歸向天主，引導人靈接受天主的救世教義，引導人靈勤領耶穌親定的聖事，引導人靈善度靈修生活，以能更接近天主，從而使我們意識到，我們都是祂的兒女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無一例外。

今天我們慶祝基督君王節。有人若用政治規劃的眼光來看基督的神國，便是對信德的超性目標完全無知；他的良心便會有背上與耶穌毫不相干的重擔的危險，因為耶穌的軛是柔和的，耶穌的擔子是輕鬆的。[44] 我這樣講，並沒有越出司鐸職責的範圍。讓我們真心熱愛所有的人罷；讓我們愛

基督於萬有之上罷。這樣，我們就不得不珍愛他人的自由，不得不與人和平相處了。

天主兒女般的寧靜

不過，你們或許會說：「人家不要聽這一套，更不必說去實行了。」這我知道。自由是棵嬌健的植物，在碎石堆裡，在荊棘叢中，或是在腳踩步踏的路旁是長不好的。[\[45\]](#) 這我們早在基督降世之前就學到了。

你們還記得聖詠第二首不？「萬邦為甚麼囂張，眾民為甚麼妄想？世上列王君群集一堂，諸侯畢至聚首相商，反抗上主，反抗祂的受傅者。」[\[46\]](#) 你們看，沒甚麼新奇。甚至在祂誕生之前，人們已在反對上主的受傅者基督了。當年祂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的時候，人們反對祂。他們迫害祂，並以攻擊祂的奧體肢體的方式，繼續迫害着祂。為何如此切齒痛恨呢？為何對純粹的清白無辜如此動火呢？為

何這世界偏要憋死每一顆良心的自由呢？

「來！我們掙斷他們的綑綁，讓我們擺脫他們的繩韁！」[47] 他們砸碎了柔和的軛，拋棄了貨載——拋棄了聖德、正義、聖寵、仁愛、和平，琳瑯滿目的貨載。他們憎恨仁愛，嘲笑天主的善良，善良到不願召喚祂的天使大軍來支援祂。[48] 但願我主果真來同他們打一回交道，果真忍痛犧牲幾個無辜的好人，讓大多數罪有應得的人類嚐嚐烈火的滋味，恐怕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同他們達成某種諒解。但是這不是天主的想法。天主聖父是一位真正的慈父。天下哪怕只要有十個好人，祂就樂於寬恕其餘不計其數的壞蛋。[49] 靠仇恨過日子的人是不會懂得這種仁慈的，他們日益耽迷於世上逍遙法外的虛假安全感，靠戕害公義吃飯。

「坐於天上者在冷笑，我主對他們在熱嘲。在震怒中對他們發言，在氣焰

中對他們喝道」[50] 天主早該大發義怒，早該予以天誅地滅了！但是祂的仁慈更寬大！

「我已祝聖我的君王，在熙雍我的聖山上。我要傳報上主的聖旨：上主對我說：『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』」[51] 天主聖父的仁厚，把聖子賜給我們為王。祂威嚇我們時卻變得溫柔；祂口講生氣卻把愛心交給我們。「你是我的兒子」，這話就成為對你們和我說的。

辭不達心，因為心受天主的感召。祂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是我的兒子。」不是路人，不是寵僕，不是朋友（這已相當可觀了），是兒子！祂給我們以兒子身份同祂虔誠來往的一切自由。我還敢不揣冒昧地說：這位慈父對兒子的請求，不可能不有求必應。

不錯，許多人怙惡不悛。但是上主堅定地說：「你向我請求，我必將萬民賜你作產業，我必將八極賜你作領地。你必以鐵杖將他們粉碎，就如同

打破陶匠的瓦器。」[52] 這可是重若千鈞的許諾，而且是天主作的許諾。我們切莫等閑視之。贖世主基督降臨世界，不是來無所事事的。祂坐於聖父之右，以君王的主權進行統治。這可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宣言，向我們指出：在我們生命終止時——那是早晚要終止的——等候着我們每人的將是甚麼命運。所有固執作惡，心如鐵石，意冷心灰的人，在歷史告終之日，將會得其報應。

天主雖能征服，卻寧可勸服：「眾王！你們現在應當自覺，大地掌權者！你們應受教；應以敬畏之情事奉上主，戰戰兢兢向祂跪拜叩首；以免祂發怒將你們滅於中途，因為祂的怒火發作非常快速。」[53] 基督是上主，是君王。「我們現今也給你們報告喜訊，就是那向祖先所應許的恩許，天主已給我們作他們子孫的完成了，叫耶穌復活了，就如在第二篇聖詠上所記載的：『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』……所以，諸位仁人

弟兄，你們必須知道：就是藉着這耶穌給你們宣佈了赦罪之恩；凡在一切你們憑梅瑟法律不能成義的事上，憑着祂，凡信的人都可以成義。所以，你們要小心，不要叫先知書上說的話來到你們身上：『藐視的人啊！你們要看，要驚訝，要消逝！因為在你們的日子，我作了一件事，即使有人告訴你們，你們也必不信那件事。』』

[54]

這義舉即是救世工程，即是基督在人靈中的神國，即是天主仁慈的彰顯。

「凡一切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的。」

[55] 我們基督徒有權宣佈基督的王權。儘管不公義到處泛濫，儘管許多人蔑視愛的神國，救世工程卻在這孳生邪惡的同一人類歷史中前進。

天主的天使

「我知道我對你們所懷的計劃，是和平而不是災禍的計劃。」[56] 讓我們做和平的人，正義的人，行善的人。這樣我主將不會來作我們的審判，而

來做我們的朋友，我們的兄弟，我們的愛。

在我們塵世愉快的旅途中，我們享有天主的天使的陪伴。聖葛萊格利寫道：「在贖世主誕生之前，我們失去了天使的友誼。原罪和我們每天犯的罪，把我們與他們的光明純潔隔離開來.....。但是自從我們服膺基督君王時起，天使也承認我們是同胞了。」

目擊天朝君王俯取人身，天神也就不在躲避我們的悲慘狼狽了。他們不敢自以為比他們崇拜的天朝君王所取的人性高出一等。那人性已被提擢，高於他們。現在他們把人當作伙伴已毫無困難了。」[57]

聖母瑪利亞，我們君王的至聖母后，我們心靈的母后，以她獨有的慈愛眷顧我們。仁慈之母，聖寵寶座，我們求妳幫助我們，一行一行地寫出自己生命以及周圍人們生命樸實的愛德的詩篇。使它宛如「和平，有如河流一般」[58]。因為妳是取之不盡，用之

不竭的仁慈的汪洋大海。「江河流入大海，大海總不滿溢。」[59]

© Fundacion Studium

[1] 參閱詠17:19-20, 2-3。彌撒答唱詠

[2] 路19:14

[3] 格前15:25

[4] In Ioannis Evangelium tractatus, 27, II (PL 35, 1621)

[5] 參閱迦4:31

[6] 參閱哥1:11-16

[7] 宗1:11

[8] 參閱箴8:15

[9] 出15:18

[10] 達4:31

[11] 若18:36

[12] 若18:37

[13] 羅14:17

[14] 瑪3:2 · 4:17

[15] 參閱路10:9

[16] 參閱瑪6:10

[17] 參閱瑪6:33

[18] 參閱路10:42

[19] 瑪22:2-3

[20] 路17:21

[21] 參閱若3:5

[22] 參閱谷10:15 ; 瑪18:3 · 5:3

[23] 瑪19:29

[24] 參閱瑪7:21

[25] 瑪11:12

[26] 參閱瑪13:24

[27] 參閱瑪13:31-32

[28] 參閱瑪13:47

[29] 參閱瑪13:33

[30] 參閱瑪13:44-46

[31] 參閱瑪23:43 ; 8:12

[32] 參閱達2:33

[33] 若12:15

[34] 若12:15

[35] 詠72:23-24

[36] 宗1:1

[37] 參閱12:21

[38] 若12:32

[39] 迦4:5

[40] 參閱羅6:4-5

[41] 參閱弗1:9-10

[42] 參閱哥1:21

[43] 格後3:17

[44] 瑪11:30

[45] 參閱路8:5-7

[46] 詠2:1-2

[47] 詠2:3

[48] 參閱若18:36；瑪26:52-54

[49] 參閱創18:32

[50] 詠2:4-5

[51] 詠2:6-7

[52] 詠2:8-9

[53] 詠2:10-13

[54] 宗13:32-33 · 38-41

[55] 詠2:13

[56] 耶29:11

[57] In Ioannis homiliae, 8, 2 (PL 76, 1104)

[58] 依66:12

[59] 訓|1:7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Ji-Du-Jun-Wang/> (2026年2月6日)